

人间笔记

于坚 / 著



观照生命

——存在者丛书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人間筆記



观照生命——存在者丛书

人间笔记

于 坚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笔记/于坚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9. 1

(观照生命——存在者丛书/侯健飞编辑)

ISBN 7-5033-1027-8

I . 人… II . 于…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125

字数:235 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20 元(膜)

自序

◇
观照生命
——
存在者丛书
◇

我要告诉读者的是，这本书我写了将近5年。就像一只爬行在时间的硬壳之上的蜗牛，我通过写作探究的是时间的另一种形式。在同样的时间中，一套西方体操可以把若干个同样的动作高速地重复若干次，但一套东方的太极拳，却只是完成了一个动作的不同片断。这个时代流行的时间观是格林尼治的，我也身不由己，被这种时间所统治，写作是我获救的惟一方法，在写作中，我获得了我自己的时间。是为序。

1998年7月27日

目 录

◇ 观照生命
——存在者丛书

自序	(1)
我在美丽的云南	(1)
高原上的高原	(63)
火车记	(82)
治病记	(96)
住房记	(120)
绳子记	(152)
城市记	(167)
一日记	(182)
大地记	(209)
翠湖记	(231)
山洞记	(251)
滇越铁路记	(270)



路南记	(311)
苍山清碧溪记	(319)
幸存之城——丽江大研镇记	(324)
跋：交代	(343)

我在美丽的云南



观照生命

存在者丛书



1 远方的声音

在云南的远方，你永远会感到有某种声音永不停息，有某种声音越过风和群山传来。这是河流的声音。云南人都知道，河流就在他们的周围。10年前，我在我的诗歌中写道：“在我故乡的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会听到人们谈论这些河，就像谈到他们的上帝。”河流对于云南，不是文明史上的象征，不是古代的传说，而是越过时间传布到你的生命中的轰隆巨响。河流把生命带向遥远，但这遥远是永生不息的流动，



而不是一个静止的彼岸。我非常喜欢那些歌颂河流的歌曲，可惜这样的歌在云南还没有被写出来。我听过斯特劳斯的《阿尔卑斯山交响曲》，也听过葛罗菲的《大峡谷组曲》。我希望有一天，音乐天才出现，为我们谱写在北纬 30° - 21° 附近经过的河流。我很喜欢一首美国民歌《谢南多》。这是一首歌颂永恒的河流的歌曲，谢南多是一位美国印第安酋长的女儿的名字。也是一条河流的名字。“遥远啊，波涛滚滚的大河……”这是令我永远热泪盈眶的歌声。

2 怒江

怒江的命名和怒族有关，因为怒族就住在怒江两岸的丛林中。不能望文生义，以为怒指的是江水的模样。它就是一条流在高原上的没有心情的大河。我所见的怒江在一座水泥大桥的附近，一段青黑色的江面，光芒像油脂一样漂浮着，它有它的声音，岸边是黑色的石头，但朝向河水的一面被洗白了，像一群正在站着下蛋的企鹅。我奇怪地把这条大河与教堂一词联系起来。我很年轻的时候，尚未开始我在云南高原的漫游，就听说过怒江。我的朋友是这么说的，我姐姐在怒江工作（怒江同时也是一个州的名字），坐车要坐三天，我去的时候，在江边的山头上看见一个教堂，非常感动，这些人为了宣传上帝的声音，来到这么远的地方。怒江，别说外国的传教士，就是对于我们云南人，也是遥远的啊。我的朋友这些话使我对怒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的朋友朱小羊告诉我，怒江像黑色的石油，因为他是在暗夜里面对怒江，他企图游泳横渡，跑到国外（缅甸）去看看。

但他下水走了几米，非常害怕，就退了回来。怒江成为我青年时代众多的浪漫梦之一。我总有一天要去怒江。去干什么，为了目睹一条大河。多么朴素的愿望。多年后，我终于从长途汽车上下来，就顺着布满碎石块的河岸陡坡，连跳带滚，下到怒江边，用双手把流动的江水掬出一捧，抹在额头上，这江水像从冰箱里流出来的，我的头马上就开始发热，当汽车离开怒江的时候，我已经患了严重的感冒。到达怒江附近的一个小城的时候，我已经不能继续旅行了，我不得不住在旅馆里，到医院去打了三天的青霉素。怒江在晴朗的夜晚看上去是黑色的，但不是死黑，而是被黑夜的光芒处理得非常动人的黑色，与非洲一词有关的黑色。我再次路过怒江，是在夜里，倾斜的山脊犹如从宇宙的船舱中抛下的黑色鲸鱼，鳞片闪着匕首似的寒光，一条条插在怒江的岸上。那时我看见怒江中有令我惊骇的东西，抬起头来。

3 在澜沧江中

我在黄昏时分进入澜沧江的水中。那是炎热的夏日。澜沧江是红色的，因为水在奔下高原的途中，被泥土染红了。我一丝不挂，进入水中。大河像液体的风，环绕着我。又像无情的手，将爬在我皮肤上的热，一片片刮掉。我则像一棵风中的树，在水中摇摆。水是温凉的，我在这新鲜的温度中丧失了对世界的意识。像在古代的黄昏渡过这条河流的豹子或狼那样，我成了一个潮湿的、在河流中的东西。我不能站稳，我不断地后退，我只有在后退中才能保持住身体的平衡。中流砥柱的诱惑，我企图在河道上站住脚跟，但我

立即被河流推倒，我碰到了那使河流流动的看不见的东西。我立即明白了所谓“不可抗拒”是指的什么。它推着我，不因为我是人而姑息，在这伟大的力量面前，一切都是只能后退的事物。名叫基督的站在这水中，他也得后退。这力量不是局部的，而是一种整体的厚度和力。我可以用手把局部的水推回去一些，或者用拳头在水面上砸出一些小坑，但我不能对抗它的流动，那力量柔韧而强大，犹如液体的广场，在革命的前夜，万众一心的群众。但这不是革命的手，是河流的手，是上帝而不是群众赋予它伟大的力量。但是在河流中，站不住脚的事物后退的方向，就是河流前进的方向。于是我归顺大河，在水面上漂起来，不是中流砥柱，而是泳者。这才是我的位置，我立即获得了河流的速度，像驾着云层行走的仙人。我的手臂只随便划动了几下，数分钟的时间我就漂出去很远。当我顺着河岸返回我放衣服的地点时，我发现，我必须走半小时才能到达。

4 金沙江

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大河，是金沙江。那是在我 17 岁的时候。革命时期，金沙江的名字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高原的许多大河都沉默着，只有金沙江作为革命的象征之一，进入时代的广场，和革命一道，“金沙水拍云崖暖”，鼓舞人民的斗志。当时我工作的工厂，组织了一班工人，学习解放军，长途拉练，为防止美国人或苏联人入侵我国做好准备。我们决定向着昆明的北方前进，一直抵达金沙江边。我记得当时我被分配在炊事班，背着一口有我的

半身高的行军锅出发了。出发是严肃的，具有战斗气氛的。但一出了昆明，意识形态战线本来就薄弱的青年工人马上被云南高原美丽的大地征服了。那时正是春天，四五月，高原上到处是花蕾在阳光中爆炸的声音。一路上到处可以看到蜜蜂在交配、蝴蝶在交配、雄马和母马在开着野山茶花的山坡上交配、狗们在懒洋洋的红土山庄的磨房外面的干草堆中交配……这景象比语录和标语更轻而易举地深入人的意识，在灵魂深处闹革命。青春被充满繁殖力的大地所诱惑，就离开了时代的正轨。革命的队伍将到金沙江时，工人们中间已经出现了好几对情侣。剩下的抢着给女同志背背包，背干粮袋，给男同志喝水、唱歌。一路上借团结友爱、生动活泼之名行打情骂俏、争风吃醋之实。自然是原初的自然，爱情是纯粹的爱情。白天行军是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晚上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扎营有时扎在野外，有时进驻山村，人民夹道欢迎，说是红军又回来了。有一个地方叫老木坝，当晚队伍是在松树叶铺成的打谷场上与村民联欢。第二天杀了一群公鸡，炊事班得到一大碗鸡睾丸，用清水煮一下，几个青工三分钟就抢吃完了。一路就这样玩着。一天早上，正在山路上走，忽然有人发一声喊，说是看见了。一杆红旗马上打起来，都疯了似地跟着红旗跑。举红旗的青工是个失恋的人，他举着红旗飞跑，他恨不得此时敌人的子弹就扫过来，他就在金沙江畔壮烈牺牲，让那负心的姑娘永远后悔。跟着他，跑得革命队伍上气不接下气。换气间，忽然就看见了金沙江的水，绿汪汪的一条，像水库。但离得还远，就又开始奔跑。现在想那时奔跑的样子，那青

春，那激情，为着一条河流，就像是一群奔向恒河的朝圣者。江滩很宽，全是沙和白石头，不能跑，走了好一阵。终于到了江边，一直以为这里是山高水寒，乱云飞渡，对岸是敌人的堡垒。在眼前的却是一江春水，清秀明丽，“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样子。对岸是静静的群山，一条船也没有。就听见有人说，红军渡的不是这里，是下面的白马渡口。就又在激情中继续前进，跟着红旗。沿江又走了近五公里，到了红军当年渡金沙江的白马渡口。这回真是到了，但依旧是碧波荡漾，看不出什么血雨腥风的迹象。我现在想，可能当年毛泽东渡江的地点不是这里，也不是这个季节，心事与我们不同。所以所见的和我们所见的不一樣。后来我在另一处又见过金沙江，那里倒真是险恶。阴冷的秋天，乱云飞渡，恶浪混浊。但红军不是从那里渡的江，在那里能自由飞越的，是我在《河流》这首诗中指出的飞禽：鹰。

5 麂子

我少年时代的云南是一个充满陌生感和恐惧的世界。这种恐惧和陌生不是来自文明世界，而是来自大自然。那时，野兽们和人的世界关系密切，它们就住在昆明城外 10 公里远的大地上，有时候还会闯进城里来。我小的时候，外祖母吓唬我的常用短语就是：“老豺狗要来了。”这不是童话，不是今天孩子们知道的大灰狼，而是就在昆明郊外的红色山岗中传过来的真狼的嚎叫。

有一个夜晚我躲在昆明 40 公里以外的山野的一片树林中。当时我 19 岁，被工厂派到农场去收洋芋（土豆）。这个

农场叫花箐。长年看守着农场的李师傅在这个夜晚带我们出去打麂子，我们埋伏在一片树林里，等麂子出现。那是美丽无比的夜晚，星光灿烂。林子里有几十种鸟和上千的虫子在叫，那是无所顾忌的大叫，叫得山林就像一个正在比学赶帮超的乐器工厂。突然间，轰的一声巨响，然后就万籁俱寂。过了一阵。李师傅从黑暗中冒出来，说打着了。我们就回去。第二天，我们带着狗，上山去找麂子，山是潮湿的。天空是蓝的。只有蓝色。而土地是红色的。狗忽然叫起来，我们跟着跑过去，在密林里找到了一头死去的小老虎，有一米长。它的脖子上有一个暗红色的洞。白天的林子很安静，除非是起风的时候。

6 与豹子的遭遇

我记得的另一次与野兽们发生关系的经历是在双河。这里是工厂最早的农场。这个农场位于昆明的北边，距昆明大约有 40 公里。这一带是低缓的丘陵，红色的山地，土豆就种在它们身上。另一些山上则长满大树，主要是松树。那是 1971 年，我还有些少年人的脾气，喜欢玩，一干完活，就跑到松树林里躺在松毛地上睡觉。睡醒就捡松果，找块石头，把它们一个个砸开，把里面的松子抠出来吃，像猴子似的。但一到黄昏我就不敢出去了，那一带山上豹子很多，还有老虎。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豹子就围着我们的农场吼。晚上我们聊天，经常都是讲豹子和老虎，讲它们的种种故事，仿佛是讲一个绿林大盗。农场有一个老工人，因为长期呆在农场，就在双河的寨子里找了一个媳妇。有一天他带

我们到他媳妇家里去玩，我们是吃过晚饭去的。去了4个人。4个人去，胆子要大些。那个寨子离农场有3公里左右，要从密林和草丛中穿过，那草有一人多高，上面一层，在落日的光辉中呈现为朦胧的蛋黄色，下面却黑洞洞的。不知道是谁在里面住，黄昏风来，草丛里就发出某种活物摩擦着草窜过的声音。山路就在这草丛间穿过，4个人心惊肉跳，小跑着走。穿出草丛，还要经过一片林子，然后就到那个寨子。在寨子里玩到晚上9点，就回去，这回不敢再走小路，就顺着大路走，大路是土路，下过雨，路面被水泡烂了，一个一个坑，被月光照得明晃晃的，犹如打碎了一地的镜子。路是修在山腰上，下面是黑暗中的峡谷。对面是另一座山。忽然，就看见那山上有一对像是绿色的电筒或镶在黑绒布上的钻石的东西。我们中的一个还说，这些人的电筒怎么会是绿的。话才说完，那对绿电筒已经向峡谷底移动，速度犹如流星，它是向我们这边飞过来。是豹子！一声惨叫，4个人拔腿就跑，在水坑里高一脚低一脚地狂奔，但大路是要绕过山去，它要一直沿着这峡谷的边走近两公里。翻山！老工人说。我们立即离开大路，朝山上跑，因为农场就在山的后面。“我听见窜上来了。”我们跑得更快。月光很亮，满地的松毛，跑起来相当滑，我跌倒了好几次。跑了半天，还没有到农场，“方向不对！”又换一个方向跑。猛一抬头，看见面前站着两个黄澄澄的大眼睛，“豹子！”我当时就吓得把尿撒在裤裆里。但再定睛看时，原来是农场的亮着灯的窗户。那是狼还是豹子或者老虎，其实我们不知道，大叫豹子，只是因为这一带豹子最多，所以豹子成了凶猛动物的代名

词。但那一天我也许什么都没有看见，只是在对大自然的恐惧中产生的错觉。今天，我在云南的许多山岗密林里走过的时候，再没有这种恐惧感，人已经战胜了野兽，他孤零零地成了这高原上没有对手的惟一的王了。

7 农场所见的高原

我是在农场意识到我生活的世界是位于一个高原之上的。我很小的时候，跟着我父亲到他的单位的农场去劳动。我第一次来到高原之上。这是一幅巨大的画，有空气、有光线、有响声、有温度的油画，我站在一棵有着白色树皮的桉树下，看着风在阳光下干活，它的活计是把云块推到远方的山岗上去。这幅画今天在我的记忆中已成为印象派的了，但我依然记得它的色彩，我相信这是一幅塞尚的作品。《红色农场附近的群山》，画的中央是露出了红色山体的峡谷，峡谷底是一条黑色的河流，地平线是蓝色的群山。在它之上是被看不见的线牵引着的风筝似的在群山之间侦察地面的鹰或乌鸦。在画面的右方，应该有一个山垭口，驮着柴捆的马匹正在缓缓消失。还有森林，以及一只站在树枝上的山鸡。君临这一切之上的，是天空和它的光芒。那时我大约六七岁，这幅画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他是谁，那个不露面的画家！那时我还没有开始读书，我想到了这个问题，但我没有提问。我的爱情在这时觉醒了，我知道我会永远热爱这个美丽的世界，为它活着。以为这是一个永恒的世界，惟一的世界，所有人的世界。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但我错了，后来我看见了中国的北方。风沙、灰颜色、干燥的

缺少动植物的北方。再后来我发现我的云南故乡世界正在向北方的长相靠拢。它日复一日地后退,今天,它已经从我当年与它相遇的农场后退了至少 500 公里。它已经退到了距国境线不远的地方。我从前遭遇永恒世界的农场已经不存在了,光秃秃的山包像是麻风病患者头发掉光的脑袋,一个个排列着,成为大地的外表。在旅行的途中,我总是盼望着汽车赶快越过这些死亡的地带,到这些山的那边去,我永远在期望,就像童年的某一日,转过一个山垭口,就惊喜地发现一头长着绿色长毛的、身上爬满动物的巨兽,但我总是在不同的方向、纬度看到同样的死亡。死亡正在不可一世地成为大地上的君主。是什么东西把它们毁灭了,赶走了,永恒的事物为什么如此脆弱,是什么力量比它更强大?上帝真的死了,他任凭他在那美妙的 6 天中创造的一切毁灭,他不置一词。

8 颂歌式的葬礼

我在云南的大地上目击过颂歌式的死亡。那是在德宏州的芒市。温暖的春天,我沿着乡间公路骑着自行车漫游。周围的风景,先是用“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来描写最得体。漠漠,当时是早晨,雾尚未散去,但已经不浓;雾后面的树林已经依稀可辨;白鹭是古代的白鹭,越过历史飞来的天使。如果千年前那位诗人复活,他会一眼认出。但黄鹂是看不见的,是听见的,大地上有鸟在啼,但不知道那是不是黄鹂,我很少有时间能够停下来,仔细辨别鸟语。无论什么鸟叫,我只知道那是鸟叫,与狗吠不同。古人的时间